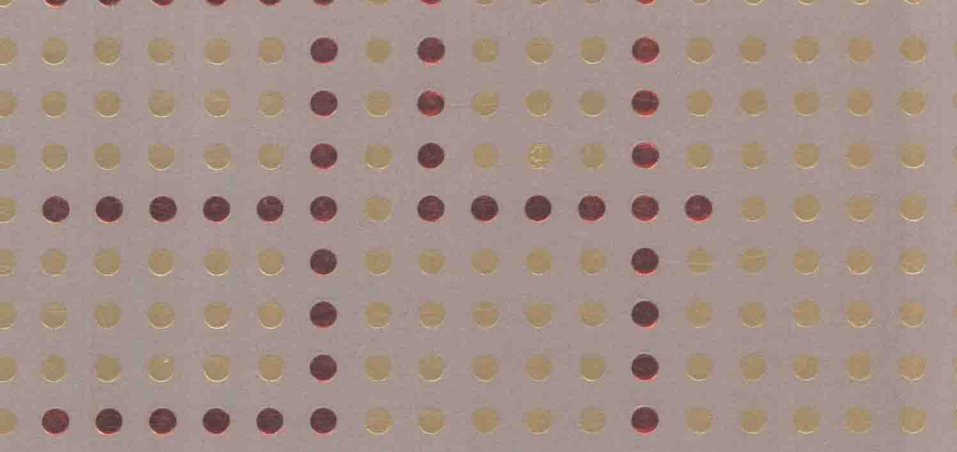




中国新文学大系

1937—1949

第三十四集 短篇小说卷二

康濯 序

中国

新文学大系

1937—1949

第四集

本书编辑委员会编

ANTHOLOGY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, 1937—1949

In 20 volumes

VOLUME IV: SHORT STORIES—Part II

Preface by Kang Zhuo

Shanghai Literature & Art Press 1990

Shanghai, China

中国新文学大系

1937—1949

第四集 短篇小说卷二

康 濯 序

编辑： 本书编辑委员会

出版： 上海文艺出版社

发行： （上海绍兴路74号）

经销： 新华书店

印刷： 上海大一数码技术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 850×1168 1/32 印张 24.375 插页 6 字数 673,000

1990年12月第1版 1990年1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5,000册

ISBN 7-5321-0686-1/I·551

定价：154.00元

（影印本2009年6月）

《中国新文学大系 1937—1949》编辑委员会

赵家璧(顾问) 丁景唐(顾问)

孙 颙 江曾培 余仁凯 周 天

范政浩* 郝铭鉴 聂文辉 倪墨炎

(按姓氏笔画为序,*为本卷执行编委)

本卷编选者

杨宗国 曹万生 王开明

本卷责任编辑

邢庆祥

封面设计

袁银昌

版式设计

蒋福海 王 敏

目 录

凤仙花·····	孔 厥 (1)
苦人儿·····	孔 厥 (10)
何绍德被捕了·····	路 翎 (16)
王家老太婆和她底小猪·····	路 翎 (33)
一个钉子·····	严文井 (39)
陈念慈·····	草 明 (48)
结合·····	晋 驼 (66)
荣达·····	雨 田 (79)
秃油锤·····	老 向 (91)
五婆的悲喜·····	沈起予 (110)
陈老奶·····	王鲁彦 (117)
某夫妇·····	巴 金 (130)
猪与鸡·····	巴 金 (143)
花素琴·····	韩北屏 (156)
宿店·····	邵荃麟 (168)
王嫂·····	沈从文 (183)
巧秀和冬生·····	沈从文 (190)
众神·····	靳 以 (204)
生存·····	靳 以 (217)
春酌·····	蹇先艾 (233)

糊涂者的伏法·····	于 逢	(247)
小工车·····	王秋莹	(263)
江边·····	华 嘉	(280)
鹅妈妈出嫁·····	杨 逵	(304)
进城·····	王平陵	(326)
纪念·····	周立波	(339)
巧凤家妈·····	彭 慧	(347)
新衣·····	寒 波	(361)
月黑夜·····	杨 朔	(374)
雕鹗堡·····	端木蕻良	(386)
欢喜团·····	李广田	(395)
不成问题的问题·····	老 舍	(403)
一筒炮台烟·····	老 舍	(433)
陈可为·····	梅 林	(444)
残缺者·····	梁山丁	(459)
乡亲——康天刚·····	骆宾基	(466)
北望园的春天·····	骆宾基	(486)
回炉货·····	丰 村	(508)
江奇峰上校·····	丰 村	(524)
汉苗之间·····	徐 盈	(544)
黄教头·····	易 巩	(566)
回光·····	苏雪林	(579)
黄昏之猷·····	梅 娘	(593)
委屈·····	茅 盾	(604)
一个理想碰了壁·····	茅 盾	(615)
小贱人·····	陈瘦竹	(625)
过梁·····	马 加	(638)
喜酒·····	列躬射	(646)

去国·····	谢挺宇 (657)
鸽·····	司马文森 (678)
遵扁鹊先师遗教·····	胡明树 (692)
希望·····	田 涛 (705)
花凋·····	张爱玲 (720)
人的旅途·····	刘黑枷 (736)
邂逅·····	以 群 (757)

凤 仙 花

孔 厥

“凤仙花！魔鬼抓了她！”

凤仙花就是凤儿，凤儿是个十足的土包子！

大清早，她妈引她来，她不进门，她妈和她低声说话，好一会，她们进来了，她胆怯地站在房门口，用手卷衣角，把眼皮抬起来看看我抱的小C，又看看我的脸。她妈和我招呼了，推她说：“走上呀！”又对我说：“就是这样的，怕生……”

我看凤儿，我心里惊异，想：“这孩子怎么啦？”她脸孔很难看！瘦的，白里带青的。一排额发，虽然用水涂湿，紧紧贴在额上，却仍旧是黄的。她不过十二三岁，却少女一样羞涩！被妈说了，不好意思的扭转脸。我看见她的小辫子，绕着一寸左右红绒绳，在污黑的衣衫上，红得很鲜艳，看起来是这天新换的。

我问她：“高兴给我引娃吗？你看，就是这娃娃，才三个月，白白胖胖的！”我举起小C，恰巧小C笑了，还伸手，她妈说：“看这娃娃，多亲呀！”凤儿却没有看，只是卷衣角。她妈说：“唉！实在怕生得过逾呢！”我说：“怕什么！‘给公家人引娃，旁的什么事也不要做，更不会打你骂你的！你高兴吧？”凤儿不答，她妈催她说：“高兴的，说呀！”我说：“她一定是不高兴呢！”凤儿似乎急了，回我一眼，低头咕噜什么话。她妈有些不满意她，说：“怎样些呀！”又笑着对我说：“你看，就是这样的！”

后来这中年农妇回去，凤儿就留下了。

男同志们见了凤儿，说：“哪里来的土包子！”女同志们见了，却说：“这小鬼老实呢！”

凤儿也真老实！默默地抱小C玩，不偷懒，不俏皮。过了几天，我已经完全信任她。我的工作是经建科会计，常常几千块钱放在台肚里，一大堆零票放在桌面上，只要有她在家，我可以放心出门，半天半天不回来。

不过凤儿有些惹人厌！起初她怕我，很拘束，后来惯熟了，可也不露点儿孩子的天真！特别是，我看了她那额发，她那肮脏青白脸，她那辫子，她那长到腿弯的破上衣，还有她那缠住的脚，我看了，我总不好过！她呵，我觉得，不像孩子，不像大人，像什么，像个怪东西！

我要改变凤儿，我给她打算新衣服。我先买给她毛巾，胰子，牙刷，牙粉，可恨，给她她不受，生怕害了她似的！我又劝她剪辫，劝她放脚，她也不肯，又怕害了她似的！我真气！跟她说，她总是不看我，不理我，被我问紧了，才自语般地回答我：“受苦人，不一样儿！”

好个不一样儿！天天肚子痛，照她自己说是：“肚里有枝节，”可是，她还喝冷水，生的，仰起瘦脸，把水罐儿倒转来，喝个饱。饭可只吃拳头大那么一点儿！我看过，她却说：“饱劲儿了！再也吃不下了！”我说：“公家饭不好？”她说：“不——！”我说：“菜不好？”真的，什么菜，汤里几块洋芋。她却说：“不——在家里不吃菜呢！”我说：“哦！家里可没菜吧？”又是“不——！”不管怎么说，我看她总是饿肚子，别人干着急，她却似乎习惯了！

其实，凤儿何尝难看呢？是的，她脸是瘦的，肮的，白里带青的，可是，她的双线眼皮抬起来，大张开一对碧蓝眼睛，虽然有点呆相，眼珠子却是大的，黑的，通明透亮的，在大人们面前，那眼皮又垂下了，像闭着，睫毛很长的，画一样清晰，它们，会趁你不见，偷偷地撑起来。哦，这怪东西呵，你厌她，你怜她，你却不由得会疼她呢！

可是，就让谁疼她呢，她却孤独地，默默地，甚至于是阴沉地，畏怯地，不像旁的小鬼。

旁的小鬼，青年队！

男的，司号员，通讯员，勤务员。女的，大多也是引娃的，也有的和男孩一样，已经正式参加八路军。她们闲了都来找凤儿玩，还请她加入青年队，青年队，有一面血红的旗子呢！怪美丽的。在晴天，把这血红的旗子插到青草地上，让它在太阳光里闪耀，在风里霍霍飘，而，在它左边，一条线地站着男孩和女孩的队伍，很有神采的，向右看齐，向前看，唱：

战斗的号声响亮！

战斗的旗帜飘扬！

战斗的火焰，燃烧在

大西北的原野上！……

他们要凤儿也去，跑来对她说：“凤儿，你也加入吧！就抱着小C，插进队伍里！”其实，他们指导员叫不要急，先一步一步对她宣传，但结果，他们总是忘了指导员的吩咐，恼怒地批评她：“你这落后份子！你脱离群众，你还不接受意见！”

他们走了，我劝凤儿说：“你就加入吧！他们还上课学习呢！”凤儿坐在门槛上摇着小C，好像没听见，我又说：“加入他们，好不好？”她默了一会，忽然说：“不——！”我说：“为什么？”她说：“为什么？……谁知道！”我说：“不加入么，你总得有个道理呀！”她似乎想了一想，说：“爹要骂！”我说：“喔！那好办！我去跟你爹说！”她回头来奇怪地望我一眼，有些恐慌似的。我就给她讲学习的好处，我还想讲集体的锻炼，她却忽然顶住我说：“受苦娃，不会学！”

我真恨呀！叫她住在青年队，她不肯！住在我这里吧，又不肯！夜夜要回去。我说：“你又不吃奶！”我抱着小C，不满意的看着她。她两手摆开，摸住背靠的门，屁股在门板上慢慢地擦来擦去。总之，不听话，我望望黑下来的天色，想，她家在东山上那崖边，高得很！这时候，路又看不见了，路旁有刺儿树，路上有乱石块，一滑呢？一失足呢？每天，我

工作忙，可不能让她早回去呵。每夜，她终于走进黑暗中去了！好像黑暗就是她的家。

又过了几天，我实在看不过，再也耐不住，大声说：“夜夜摸黑！这里又没老虎，怕吃了你？”我忽然从老虎想到狼，我就变了念头，挥手说：“好好好！你去吧！快去！让狼吃了你！”她怔住了，我说：“去呀！”她分辩说：“狼遇不着的！”我说：“哼！一群一群狼呢！来来去去，常常有的！你遇着，你就该死！”她可真被吓唬住了，全身都像紧张，呆呆地瞪住我！天色黑下来。她脸变了色，更加白晃晃的！我就后悔不该那么说，可是我又很快活，我看见她迟疑了！

趁这机会，我安顿她住在青年队，和许多女孩一炕睡。早起问她：“睡得怎样？”她似乎有些笑影，说：“可好呢！”我说：“有老虎吗？”她不好意思起来，说：“不——！虱子也没！”虽然这样，这天却还是要提早回去！第三天又住在青年队，以后才常住了。

这一住，她却变了！

初来的时候，她老是没有办法称呼我，只好不称呼，有时候，她要引起我注意便难了。我说：“叫我名字呀！”她不敢！别人都叫我名字，然后她听惯了，也不好意思的叫着我。

这天，她叫我名字，对我诉说，青年队狠狠批评她了！这是她自动和我开谈的第一次，天天，她住在青年队她和小鬼们搞熟了，白天也常去在一起。他们，男孩子们，和女孩们的大多数，都戴着小军帽，穿着小军衣，束了皮带，小腿上裹了绑腿布，可不知怎么裹法的，就和老八路一样，上下裹得一样粗，那么直筒筒的，走起路来怪有劲儿，就是几个不穿军装的女孩子，也不像凤儿那样土包子，凤儿被他们看不惯！凤儿被他们批评！

这天，凤儿被批评太狠了，差点流下泪。我听她说了，就问她：“批评了什么？”她翘嘴唇，说：“我已经和群众接近了，却又嫌我……”我说：“嫌你什么？”她说：“老是嫌我……”我说：“嫌你什么呢？”她说：“脏！”我放下工作，拍手说：“哦！可不是！我叫你讲卫生，你不听！现在怎样呢！”她惶惑地望着我，没有办法。我说：“我给你买的毛巾胰子，牙刷牙

粉呢？”可不巧，这时有个同志来接洽一件事，小C正睡着，在小床里。我和那位同志谈话，声音便放得很低，我忽然听见克托一响，回头一看，凤儿红着脸，又羞又怕地正对我望。她僵了？胰子跌在地上，毛巾吊在手里，原来她在悄悄地拿东西！

从这天起，她干净了。颈根上蛇皮那样的老痕，我也帮她擦净。而且，一把剪子在她颈根后面夹搭一声，辫子被我痛快剪下了。她急得直哭！哭什么？爹要骂！我说：“你爹不是到绥德去了吗？”她爹是到绥德去做买卖的。她说：“以后要回来的！”我说：“你住在这里，怕什么！”我又说：“就是回去，也有我呀！”我不管，我给她梳起来，梳好了，修齐了，很新式。我捧住她的头，近看，远看，左看，右看，我不禁快活得叫起来：“可美的太呀！”

真的，她两边鬓发披了下来，衬着白净脸蛋儿，瘦伶伶的，两只水波似的大眼睛这就显得更加美！但这污脏的破衣，却显得更加丑了！索性给她脱下，新衣还没有办法，就把我最小的旧军衣给穿上。洗得干干净净，发了白的。束着腰，还卷一寸裤脚，然后给她镜子。她不肯照，但终于看见了镜子里的自己，眼泪还在眼眶里呢，她笑了！怎样的笑呵，抑不住地，那样满意，却又那样不好意思。

好像难关已经打开，甚么也就容易，一次躲飞机害她摔交的她那双缠住的脚，情情愿愿由我给她解放了，远远丢开，丢开那臭脚带儿。凤儿这就完全新样了！别人才发觉：“喔，凤儿，好漂亮的小姑娘！”青年队围着她跳，围着她唱：“凤仙花！好一朵凤仙花！”不管她怎样羞得慌，逃又逃不掉，凤仙花就此出名了！真奇怪，一次凤儿含着笑意地对我说：“小CC和我更亲了哩！”小C也爱新样吗？吃饭时候我说：“多吃些吗！吃壮了，才好呢！”她真的一天天壮起来。看见她这样，人该多么喜欢呀！

可是，她总是恐怖地担心着：“爹快回来！”有一次，她妈来看她，见了她样子，更恐怖得额上几块疤儿都发青了，也担心着：“爹回来见了，怎么办！”谁知，她们的担心却是不虚的！

一天……

凤儿已经加入青年队，别人都加入了，很好！她还能不加入吗？凤儿挺能起早，早操没有问题。凤儿不能迟睡，天黑了，却还要上文化课政治课呢！可是上课很有趣的，一有趣，就不瞌睡了。有时候，还开会检讨生活，有时候，还开会讨论问题，最有趣是政治课，什么政治课，简直讲故事！讲的人是指导员，一个长征老干部，女的，脸孔又红，又胖，头发从军帽里面披下来，身体挺粗，挺结实，两只胳膊能够一下子举起三个大孩子，一口湖南腔，讲课真会逗人笑！她常常问凤儿：“解得开吗？”凤儿说：“解不开，”后来凤儿解开大半了，有一次，凤儿听听就哭了！

那次，指导员讲的是一个女人，她一生下来就被链条缚住，她一生下来就成了奴隶！她的第一个主子是父亲，第二个主子是丈夫，第三个主子是儿子。父亲管束她，丈夫拷打她，儿子欺侮她，他们大家奴役她，她是这样不幸，做了比一般奴隶更要痛苦的奴隶！指导员讲那女人的种种具体遭遇，凤儿好像认识那女人的，很熟，可叫不出名字。指导员说：“她的脚是小的，跑不动路！她的身体是弱的，没有气力！她的脑筋是糊涂的，没有知识！她的心是软的，没有勇气！她不会反抗！她不敢反抗！那链条就永远缚住她，紧紧地缚住她，不让她有一点儿自由，不让她有一点儿幸福，一直到死！

一天我知道凤儿已经听了许多故事，我偶然高兴，我要她讲个故事我听，就是指导员的长征故事也挺好。凤儿却忸怩起来，说：“不会讲！”我解开衣服，给小C吃奶，凤儿就坐在小凳子上，拿着细木棒儿在沙盘里写字。不戴帽，披下来的头发遮了她半个脸，已经胖起来的脸上，隐隐有着两团红了！那太阳光，透过白窗纸，照在她脸上，很光彩，好像她生来就是光彩样！她的军衣，更使她很有小革命家的风度，我看了，我暗暗快活地笑了。

我笑，凤儿却察觉了，她飞过来眼光对我瞅着，没有声音的，也笑了。她笑什么呢？她可爱的眼睛，已经变得很灵动，在大方里，含着爱娇！在沉默里，含蓄着深沉的感情！虽然她比初来时已经活泼多，她可始终还是个不多讲话的人，在青年队里，她年纪不算大，却被称做大姊呢！

我说：“凤儿，我问你，你将来做怎样的人？”她笑着，说：“谁知道！”我说：“你想想看！”她真的想了一会，却对我笑着，不说出口。我说：“说呀！”她不好意思地说：“我要做，做你一样的人？”我尖起嘴巴，说：“嘘，我有什么好！”她眼睛笑着，拿沙盘的左手搁在膝上，拿木棒的右手放在颈后，仰起头，靠在墙上扭动，不说话。我说：“做个指导员吧，嘴巴子也来得，笔杆子也来得，枪杆子也来得！好不好？”她却说：“不——！”我说：“这小鬼！为什么？”她又不答，笑着斜过来的眼神好像说：“我就是要做你一样的人！”

于是我想起了自己的童年，我从过去想到未来，又从自己想到凤儿，我不禁充满了最大的热望，对她说：“凤儿呵，不要专爱念书，专爱写字，还要爱上操，爱开会，爱集体生活！你要希望自己以后能文能武，做一个最好的女革命家！”我以为她不会全懂的，可是，这小鬼，永远不能使我忘记，我严肃她也自然地严肃了起来，而且，你想这是真的吗？她答应了我！

不料就在这天，可怕地出了岔儿！她到河边去洗毛巾，另一个女孩和她同去，不久那女孩急冲冲跑回来告诉我，凤儿被人打烂了脑，拖死猪一般的被人拖去了！

立刻我明白了什么事！我来不及迟疑，赶快把小C交在那女孩子手里，就飞奔了去。

凤儿的爹是个凶狠的人！脸孔铁青，眼光冷酷无情地斜着我，阴险的，只一边颊上显出纹路，翘起一角髭须，对我假哭。后来我才知道，原来他是凤儿的“后老子”。他还是个旧时代的地主呢！此刻，他请我上炕，我却忙着寻人。这天，凤儿的妈可不理我，我只见她一对眼睛，直直的，呆看我，样子她是吓坏了！凤儿呢？我不见凤儿！

实在，这窑洞也太暗啦！烟熏黑了墙，蝇子巴黑了炕，巴黑了灶，它们，轰的一声飞起来，我眼前就发花，肉也麻！我从太阳里走进来，只觉窗口是亮，窑洞的深处可黯洞洞的，甚么也看不清，只见角落里什么磁缸儿釉彩放光，另外什么上面贴着红纸儿，也发亮。一个低泣的细声音

引我过去，我在灶门前的灰堆里摸着了凤儿！

呵，凤儿！她连头连脚捆成一团，坐在地上，两手捧起衣服，压在头上。呵，我明白的！我明白的！我拉她起来，她不知是我，忽的直叫起来，她挣扎着，哀哭更响了！我拉她到亮光里一看，她已经不像了！身上没有军服，撕破的衬衣，紧压在头上，血沿它流下来，流在白白的小肚皮上，鲜红的！我不敢拉开她手来，她头发也被血水浸湿了。

我说：“凤儿！凤儿！是我呀！”她听见是我，忽地停了哭，她的手放开了，染血的衬衣落下来，呵，可怕，一个血脸，她看我，我看她，我全身都打寒战了！她，已经分不清伤在那里，大概是在脑壳上，一定打开了不小的洞，只见好几道血流爬过她那苍白脸儿，还在往下滴！肿了的眼皮却大张着，对我望，它们，泪水又潮涌了，她失声的又哭起来。

我抱住凤儿，我咽下了自己的眼泪，说：“凤儿！凤儿！好孩子！你怎么啦！”她抽抽噎噎地，说：“他，他要打死我！”她的话还没有说完，谁知那铁青脸儿的魔鬼神，就从鼻孔里冷笑起来，咬紧的牙缝里，透出恶毒的声音，对我说：“同志，不劳你管咱家务事，这是咱女儿，咱女儿由得咱管！”我倒被他说得不好意思起来，可是我说：“就是你亲生女儿，你也不能打呵！在新社会，谁都没有权利打人。”他也许以为，我暗指了他是“后老子”，他狠狠地对我睁着三角眼，说，“你同志可也没权力干涉老百姓，干涉老百姓的自由！”我说：“你可不能这样说！自由自由，打人可不能自由的！”他忽然恼怒起来，提高了声音，说：“可是你管不着！反正咱女儿不做‘公家儿’！”他一点也不客气的挥着手。

我想好好跟他讲理，他却不耐烦了，回头对凤儿妈瞪了一眼，说：“死了吗！把号衣还给她，好让她走呀！”那凤儿妈，被他这样一瞪一喝，立刻吓慌了，赶忙捧出凤儿的军衣来说：“好同志，这你快收回吧！”我说：“这你干吗！当初不是你自己叫凤儿引娃的吗？”可是，她的手在发抖，她那很多伤疤的脸上，那可怜委曲顺从的表情，好像在说：“就是这样的，没办法呀！”她硬把军衣塞在我手里，同时一滴老泪落在我手上。

那男人又说：“至于辫子呀什么的，也就不需要你给还原了，老实说，你也不会有办法！你只把她几个月工钱交还我！往后她去做别的活，

她不再引娃，我家与你就不相干！”一边他把一根又粗又长的紫铜烟管在炕沿上敲，托，托，托！那么有力，那么狠！我想，他打他老婆孩子，一定就用的这家伙！

我真愤怒透顶了，可是我还忍耐着，说：“哦！天下倒有这样便宜事吗！不再引娃，做别的活，可是她要引，你也不能毫无道理的不许她引呵！”那男人气得叫喊起来：“哦！你要强迫她引吗！”我说：“你要强迫她不引吗！——看是你强迫还是我强迫她！”他说：“对！叫她自己说！叫她自己说！——引不引，你说！”他用烟管儿指着凤儿，声调这样狠，眼光这样凶，真会叫孩子吓坏的！凤儿呢，我急忙看凤儿，我急忙想从凤儿那血泪模糊的脸上，察出她心里的言语。这时候，我忽然的紧张起来，我立刻提心吊胆了，我想，这里只要一句话就能使那男人抓住口柄，将她夺回去！凤儿却仇恨地指着那男人，扁起嘴唇，带哭地说：“你！你压迫我！我不由你！我不愿在家里！我不愿在家里！”不过她的牙齿打战，使她发音不清楚，然而她是恨恨的坚决的！这孩子呵，感动得我心里一酸，再也留不住自己的眼泪！我紧握着她的手，她拉着我就向门外走。

那男人怔住了，一下不明白她的意思，可是他立刻明白了，大叫着追出来，冲得那么急，差点跌下了崖，他后面还有谁在哭喊。我便回过身去，对他说：“好老乡，你放明白些吧！你打得她这个样子！我回去还得给她医治呢！”趁他一迟疑，我便带着凤儿走远了，回来了。

指导员和全体青年队，在紧张地等消息……

就在这天，凤儿自动提出要求，正式参加了八路军。

青年队唱道：

凤仙花，凤仙花，
魔鬼奈何她……

苦 人 儿

孔 厥

同志，跟你拉拉话我倒心宽了，我索性把底根子缘由尽对你说吧。交新年来我十六岁，你说年龄不够，可是我三岁起就是他的人啦！

我大说的，是民国十八年上，山北地荒旱，种下去庄稼出不来苗，后来饿死人不少，我们这儿好一点，许多“寻吃的”来了，他娘儿两个也是要饭吃，上了我们的主家门儿，粗做粗吃，主家就把他俩留下了，过后可不晓怎的，主家又把那女人“说”给我大，说是我妈殁了，我大光棍汉儿还带娃，没家没室，没照应，怪可怜的；主家对咱租户这样好，我大说，当场直把他感激得跪下去了！主家就给立了个文书，说是我家只要净还他十年工，光做只吃，不分“颗子”不使钱就行；那年头，娘儿俩自然“得饭便安身”，就住到我家来啦。许是主家怕以后麻烦吧，文书上还写明是“将老换小”的，你解开吗？那女人做我大的婆姨，我就顶她儿的婆姨啦！

初来这冤家就十七岁了，今年平三十，你看几个年头了？起先好几年我却甚也不解，只当他是我的哥。赶明到黑他跟大在地里受苦，回来总已经上灯了。我记得他早就是个大人啦，黑黑的瘦脸儿，两边挂下两条挺粗的辫子，不大说话，不大笑，可也常抱我，常亲我，实在，他疼我呢；自家人末，我自然也跟他很亲呵！

他可是个“半蹉子”，八岁上给人家拦羊从崖上跌到平地，又不小心喝过死沟水里“油花子”，筋骨坏了！来我家的第四年上，身体又吃了大